

时光烙印

流不尽的姊妹情

姚化勤

恍惚还在梦中，觉得老伴就坐在我斜对面，语气里像有自责，又像有几分抱怨，喃喃道：“老姐姐大老远来看我，咱咋就没想起留张影呢！唉——”后面这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把我从朦胧睡意中“砸”醒。

醒了的我再无睡意，想起她们老姊妹俩相见时的情景。

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彼时，身患癌症的老伴已经弱不禁风。她虽然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但依然平静——常常凝视着我们古稀之年的合影，久久不语。我从她的静默中，分明看出了那份深藏的不舍和无奈，越发觉得她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疼，却又不知怎样转移她的视线，为她缓解苦痛。

就在这时，老姐姐从千里外的家乡赶来，专程探望她这位相交半生的闺蜜。

或许，真正的挚友，本就心意相通，能看透彼此的所思所想，能成为对方最好的心理医生。二人见面的那一刻，老姐姐真像一位查房的大夫，没有对病人流露过多异样的关切，只简单问了两句身体状况，便话题一转，聊起她们同班读书时的趣事。

而我的老伴，似乎忘掉了病痛，顺势接过话茬，和老姐姐聊得开心又轻松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老伴就像庄子笔下的涸辙之鲋，突然得到一瓢清水，纵使不能救命，却一下子有了精气神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她的心情明显舒展了许多。尽管还会常常看着我们的照片出神，可再不像昔日那般缄口不言，她会时不时和我唠上几句家常，偶尔还会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。

能打开一个人心结的，未必是亲情或爱情，更不一定是靠焚香盟誓黏合的“友情”。老姐姐和我老伴没有血缘关系，也不曾义结金兰，在旁人眼里，二人的交情或许十分寡淡，远不及那些酒肉朋友来往得热络，可在老伴最需要安慰的时刻，老姐姐及时送来的几句“闲聊”，却如灵丹妙药，减轻了她的病痛，温暖了她最后的光阴。

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想，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伴，定然格外珍视这水一般的情谊，也定会想起她们这友谊之水的源头——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集体年代，她们走在上学路上流下的一滴滴汗水。

那时，老姐姐的父亲是生产队长，她的母亲能享有的唯一“特权”，便是带头劳动。每逢焦麦炸豆的农

忙时节，母亲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做。因此，懂事的老姐姐读小学时便学会了做饭。常常，她刚从烟熏火燎的茅草房里走出来，我的老伴就已经等在门口。等她匆匆吃过饭，两人便一块儿向二里外的学校跑去，每次都跑得大汗淋漓。

那时候，考中学的难度，堪比如今的高考。想不到，这两个连安稳的学习时间都得不到保证的姑娘，竟双双考上了县里的中学。她们又同窗四年，直到按规定回村劳动两年后，二人才各奔前程：老姐姐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县里一个行政单位；我的老伴，则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。

按说，两人的身份和生活环境不同了，感情也应该随之变化，可她们的情谊，却始终和上学时一样，就连彼此的称呼，也从未改变。本来，老姐姐和我同宗平辈，是老伴名副其实的“婆姐”，我们结婚后，老伴理应改口喊她一声“姐”，可逢年过节，老姐姐回村看望父母，她们见面时，照旧直呼其名，亲切得如同当年在校园里一般。那份交往中的真诚和信任，总让人想起小学生交友的天真——天真得一如我们村前的小河，任凭岁月更迭、世事变幻，始终不改流向，静静滋润着彼此的心田。

如今，老伴和老姐姐阴阳两隔，可我始终坚信，她们灵魂深处的那条“河”，还在静静流淌。否则，老伴为何会在清明节前夜托梦于我，还将闺蜜改称为“姐”呢？这分明是在告诉我，在她的心底，早已把这位相交半生的闺蜜当成亲姐姐了。或许，她还有一丝担心，担心没留下她们的合影，“河”会随着她的离去而迅速枯竭。

那么，我要对老伴说：你不必担心。你看，老姐姐的胞妹，不也对病中的你关怀备至，专程来探望吗？还有，在你离世不久，我回县城处理你的丧葬事宜，老姐姐的胞弟——也是我多年的好友——得知消息后，立马从数百里外的省城赶了回来，约上几位至交，陪在我身边，宽慰我的心。

冥想中，我仿佛看见老伴释然地笑了。她定然知道，与时下那些为利结交、利尽谊亡的“短命友情”不同，她们在童真岁月里开凿出的“情河”，即便流经烟火人间，也始终如高山流水般澄澈透亮、不染尘垢。这条“河”，不会半途淤塞干涸，只会长久地流淌，滋养出如莲花般高洁的情谊，漫出一河清芬。

心窗片羽

登岳阳楼

戚富岗

一
清风碧水一邂逅，天地寥廓白云悠。
千古名篇久仰慕，少时学习岳阳楼。

二
长江岸边怀范公，洞庭楼前叹人生。
忧乐不惑天地阔，得失无羁皆随风。

三
初春岳阳登斯楼，忧乐之思涌心头。
先贤胸襟怀黎庶，高风长存永不朽。

人间真情



我的姥姥

李斌

六年前，姥姥九十岁。她一生最为自豪的，是养育了三男三女六个子女。

大舅是家里的长子，年轻的时候参军入伍。从泛黄的老照片里，我看到他身着戎装，英姿飒爽地站在飞机旁——他是一名飞行员！这曾是我童年最大的骄傲，每每向伙伴们提起，便兴奋得仿佛自己也能一飞冲天。

姥姥不慎摔倒后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姥姥年纪大了，过去的事记不大清楚了，但是她有一个习惯，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就会大声喊“海华的妈”，喊声大老远都能听见。

姥姥喊的人是我妈，我的小名就叫“海华”。为啥姥姥喊人的时候只喊“海华的妈”呢？我至今不解。大舅当兵走后，我妈妈便成了家里最年长的孩子，她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，挣工分，照顾弟妹，用稚嫩的肩膀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。妈妈不识字，我曾问过她为啥没能上学，她说那时候家里穷，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，哪还有钱供她读书。妈妈姊妹几个，唯独她没能踏进学堂的门，这成了她心里最深的遗憾。

我小时候，住在姥姥家的时间比较长。每逢假期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奔向那里。姥姥家西地有一条河，那时候河水很清，有水草和小鱼。我和表弟到河里游泳、捕鱼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现在想来，仍旧向往。

姥姥的记忆力时好时坏，常常认不出人，但只要我去看姥姥，问她我是谁，她总会不假思索地说是“海华”。不知为何，姥姥似乎只认得我一个人。

人老了，便成了“老小孩”。姥姥也是这样，像孩童般需要人时时照料，渴了饿了，都会直白地表达。可我想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

我们常说“百善孝为先”。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，当他们老了，步履蹒跚，记忆力衰退，我们更应该怀着感恩的心，耐心陪伴，悉心照料。这，便是代代相传的孝道。

那一年的七月，姥姥因病去世，至今已近六个春秋。姥姥这一生，儿孙绕膝，晚年得享天伦，走得平静，没有痛苦。

我想，她是幸福的。

乡土记忆

豆糝香，乡愁长

任松岭

昨天下午，手机推送了一张豫东特产“豆糝”的图片。我顺手转到老乡群，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有人说“又臭又香”，有人一脸茫然，说没见过。原来，这口吃食是扶沟及周边几个县才有的，出了这个圈儿，哪怕同是河南老乡，也未必认得。

这东西大概是70后、80后记忆里抹不掉的味道。那时候日子紧巴，春天青黄不接，冬储的萝卜白菜吃得差不多了，地里的野菜、树上的槐花又接不上顿儿，为了度过那段缺菜的日子，家家户户都做豆糝。这是农人的活法，也是生存的智慧。

做豆糝，得赶在阳春三月。挑一盆饱满的黄豆，并水泡发，煮熟或者蒸熟，晾凉后装进大盆，盖上盖子，再捂上厚被子，发酵两三天，豆子表面长满白色的菌丝，俗称“黏条子”，就算成了。

接着就看到村口石臼边的热闹景象。人们把发酵好的豆子倒进石窝，抡起石锤捣碎，拌上盐、花椒面、辣椒面，用双手使劲团成拳头大的圆蛋儿，放在簸箕里，架上房顶、墙头晾晒。那几天还得勤快点儿，时不时再

撮几下，撮紧实，免得晒裂了散开。大概晒上一个星期，豆糝干了，皮色变成黑褐色，就能收起来。这东西耐放，常温下存两三个月不坏，能吃到麦收，新鲜蔬菜下来。

记得那会儿，每到三四月，村口石臼边总排着队。等不及的人家，就在自家院里拿刀把豆子剁碎，这样做出来的豆糝味道也不差。口味分两种，有咸香的，有香辣的。我们三里五村的人家大多将豆糝团成圆蛋儿，也有别的地方做成饼状，好晒好切。

豆糝的味道，初闻有点臭臭的，细嚼却是满口香。最普通的吃法是切片，淋上炒菜油，夹在热腾腾的馍里，一口咬下去，油香、豆香、麦香混在一起，顷刻充盈口腔。要想奢侈一回，就做豆糝炒鸡蛋。葱花姜末爆香，豆糝碎和鸡蛋大火一炒，几分钟出锅。那时候鸡蛋金贵，这道菜算是硬菜了。

又是杨柳发芽、麦苗返青的时候，身在远方的我，会时常想起老家那闻着臭吃着香、让人惦记一辈子的豆糝儿。

那一口乡愁，就是咱们的老家，就是老家的春天。